



清水风物之话里话外

文季晓东

秋日午后,我在天水的一个小饭馆吃饭,电视上正在播广告。一老者介绍什么药物,他嗓门极大,认真地说:原先啊,我的腿疼着不敢碰,连pū/er都穿不上,打从吃了这个药,pū/er两把就穿上了。饭馆里有人忍俊不禁,大声学说了一句:连pū/er都穿不上!吃饭的、等饭的,男男女女都哄堂大笑。有人说,这一听就是清水人。另有人端起杯子夸张地吸溜了一口水,说,清sèi,清sèi,你喝sèi哦?众人顿时乐成了一团。

他们不知道,旁边就坐着我这个清水人。我低下头,嘴里含了饭,忍不住也笑了。

Pū/er就是裤子,老者在发pū音的时候,厚厚的双唇用力噘起,爆破音喷出,那一瞬间,强气流应该把唇边的空气吹出了一条深沟,再加上声如洪钟,底气充沛,更加强调了发音的重量,后缀儿化音虽然较弱,却是彼此强弱对比,反衬效果更甚。再辅以老者郑重其事绝不敷衍的表情,难怪众人会乐不可支了。

至于他们现场演绎的喝sèi,也没有丑化清水人,的确,外地人常常揶揄清水人的,就是这个水字的发音。在外三十年,我因为经常被打趣,所以格外留意了一下,别说,把水字读成sèi音的,还真只有清水人,这也因此成为区分清水人的标志。

小时候,清水有很多外地人,其中不乏来自北上广等大都市的。说起普通话,最早听广播,听收音机自不必说,但那毕竟在电报里,和我们几乎是两个世界。真正从身边人嘴里听到,还是让我大大羡慕了一番。

那时候,乡级中学也因为一大批外地老师的来到而蓬荜生辉,他们毕业的院校,用今天的标准看,不是985、211,就是双一流,尤其亮眼的是,还有一个北大毕业的老师。这些外地来的老师,他们都说普通话。外地来的老师多是拖家带口,他们的孩子也说普通话。在这些人面前,我们虽然心里倾慕,但是少年时的羞涩又让自己张不开口学说。但让我很奇怪的是,这些外地人反倒喜欢学说清水话,尤其那个北大毕业的老师,土语说得溜溜转,几乎要赶上本地人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接触普通话比较

早,算是和说普通话的人实实在在交流过,我的普通话和语文成绩都是最好的。事实上,我当时跟着父母回到县城,虽然上了三年级,其实连汉语拼音都没有系统学过,从字母开始学起,短期内我就能流利地用普通话读课文,全凭语文老师给我课后开小灶。我是那么热切地盼望着语文课的来临,可是我的语文老师,只要走出课堂,说的却是清水话。虽然她的清水话有些怪模怪样,却也别样可爱。

秋天的朝阳,沿学校的操场这里抹一笔,那里抹一笔,那些白杨树啦、单双杠啦、沙坑啦,就都染上了一层暖洋洋的橙黄色,清风吹过,树叶翻卷,绿波滚滚,我们排着队在操场里跑步。语文老师和我校长——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并肩跑步,她们刚好就在我旁边,我竖起耳朵听她们说着话。语文老师和我校长都是上海人,可是她们说话都用清水话,不过,她们的清水话一点都不土,添了点牛奶咖啡的有趣味道。

在很多地名的流转中,清水人的坚持自有他的道理。比如永清堡,高县县城西南角,地下深层有大量灰坑、灰层、窑穴及房址,属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遗址的一部分,出土过很多陶片、石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5500多年前,这里是原始村落。现在,那俯瞰全城的楼顶上,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那是我的母校——清水一中。永清

堡(bù),这是我入住堡子脚下一中家属院的第一天就记住了的名字。

之后十多年间,我每天要沿着堡子的几千级台阶上上下下,从童年时期的精力过剩奔跑玩闹到少年时去堡子上的教室里上课,永清堡成为我记忆中的制高点。当我从外地朋友口中听到永清堡(bǎo)时,我本能地要给他纠正,朋友也是个较真的,和我辩论,我俩反反复复几个回合,谁也说服不了谁。为此,我专门查了字典。堡,字典上的基本解释有三种:bǎo,军事上防守用的建筑物,比如堡垒,城堡,桥头堡,古代指土筑的小城,“徐嵩、胡空各聚众五千,据险筑堡以自固”;bù,有城墙的村镇,泛指村庄,多用于地名,比如堡子,马家堡;pù,古同“铺”,驿站,今用于地名,比如十里堡。如此,我更糊涂了,永清堡中的读音,似乎第一第二两个义项都有点意思。

和所有的老物件一样,一个地名一经产生,就在千百年的口口相传中有了温度,有了烟火之气。无数人的目光抚摸着它,舌头温暖着它,牙齿轻咬着它,口腔微含着它,日子一天天流消,一茬又一茬人在舌尖上,在胸口上把它摩挲地温润如玉,坚不可摧。村头的大树枯了,村名却筑上了厚厚的包浆,护佑着,滋养着,直到村头的新树发了芽。

地名如此,所有的方言也是如此。在悠长的岁月里,它就像故乡的土地,不管游子离家有多远,他灵魂的底色就是一把土,一句方言。

陇上故事荟



核\心\提\示

清水古称上邽,以“清泉四注”而得名,地处天水东北部,四周群山环绕,气候温润,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孕育了当地富有特色的饮食文化。扁食、面皮、馓饭、搅团、烧鸡、八大碗、麻腐角子……这些特色美食不仅满足着当地民众的味蕾,更承载着他们对家乡独特的情感记忆。

把清水美食写成诗

文\温旭兵

面皮

薄如蝉翼似纱,入口筋道有糍粑。油泼辣子芥末蒜,众口难调人人夸。



浆水面

养育之餐未敢忘,每思家饌几回尝。痛饮田头消暑气,深藏厨下备年荒。竹篱茅舍酬宾客,一碗酸汤滋肺肠。

馓饭

五指中间细瀑流,辣椒酸菜伴君喉。故乡名吃百年赋,一碗馓饭解客愁。



馓饭呱呱

千团百搅嫩琼馐,馓饭精华锅内留。面嫩底肥佳饌愧,山珍海味自叹愁。

清水麻菜

土中生长缸里藏,锅内煎熬脱衣裳。花椒腌来石头压,半月之余美味香。

搅团

玉粉银汤小火端,千熬万搅始成团。琼浆辣汁葱花末,滑软沾唇口水欢。

锅粿

尖尖圆圆似蝌蚪,咸咸淡淡入了喉。一碗二碗三四碗,浓浓美味解乡愁。



荤扁食

一开二卷韭菜葱,皮似梯形腹内空。锅中翻身捞到碗,三钱臊子辣椒红。狼吞虎咽进囊底,难解乡愁万里风。清水美食誉陇上,半箸扁食如苍穹。

核桃

健脑润肤赛鹤鹑,避寒消暑不嫌春。山农称作摇钱树,金果飘香味更醇。年年岁岁往来频,地名中外承青眼。市肆琳琅满目珍。

八大碗

未入门楼十里香,色佳诱客不须尝。凡间尤物八珍碗,灵阙殿前俸玉皇。



清水油饼

微微焰火泛崇光,漫火煎熬次递黄。外酥里脆皮嫩嫩,边薄心圆骨里香。食齋饼,誉千乡,老家名吃慰饥肠。祖宗手艺传天下,清水佳饌万众尝。



清水烧鸡

慢煮煨炖满路香,筋酥肉嫩诱人尝。佳肴美味传千古,清水烧鸡誉十方。

素扁食

形似梯形腹内空,面白菜馅辣椒红。外来食客笑无味,故里乡民岂忘宗。

清水胡麻油

油内精醇地杂粮,坊间石磨榨纯香。锅头一滴万家妒,食入腹中更润肠。

清水木耳

峻岭深山树做邻,枯枝朽木笑居尘。一生甘卧潮阴地,半世岂攀楼院屯。朵朵耀光无染绿,盈盈玉骨有千身。不须媚色争新艳,藏于林间品贵真。

麻腐饼

饼皮酥脆麻仁鲜,香绕鼻端晨暮烟。皇室贡馐它敢当,上邽美食誉千年。

